

嚕嚕在濁水溪之南

陳申青*

「為什麼我在大專聯招院校中，沒看過『高雄傳播學院』這名字？」

幾乎所有第一次聽到「高雄傳播學院」名字的人都有這個共同的問題。第二個經常被問到的是：「新聞記者那一隻筆力量已經夠大了，為什麼還要組織一個團體呢？」

高雄傳播學院的成員就必須一一向可能是過去採訪對象的人說：傳播學院是個民間教育組織，它由高雄市傳播學會、高雄縣傳播學會共同合作。這兩個學會的主要成員，是高雄地區媒體工作者，還有學者、律師等。這個組織之所以用「學院」為名，是著眼於教育的目標：進行新聞記者在職訓練、推廣大眾傳播教育、與正規學校合開新聞傳播課程、出版傳播刊物。

八十三年四月十日成立以來，高雄傳播學院最具體成果是，與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合開「傳播管理研究班」，讓一直沒有新聞傳播科系的南部人，第一次在大學校園內享受傳播學教師的教誨。

不只是為社會人士，傳播學院為大學生開大專電視營，為高中生辦記者營，為小學生辦廣播營。現在正在計劃的是在中山大學中文系開設新聞傳播課程。

在南部，傳播學院用「為新聞界服務」來包裝敏感的「專業自主」「記者自覺」字眼。所以內涵是新聞記者在職訓練，傳播學院稱它為「戰鬥營」；出版「傳播季刊」長遠目標是要形成第四權的壓力，現在是新聞界最好的聯誼刊物；在中廣、教育電台開闢廣播節目，讓記者在節目中暢談新聞，公開記者内心世界，無非是給外界一個檢驗記者工作的管道。傳播學院下一個目標是製作有線電視現場節目。

「為新聞界服務」恰好說明了記者組織的無奈與堅持。

* 陳申青為高雄傳播學院院長。

十年前，高雄市的新聞工作者籌備全台灣第一個「大眾傳播職業工會」雖然最後誕生了，但是之前之後，被外力以各種莫須有理由橫加干預。原來新聞自由並不掌握在記者手中。

十年後，這種干預當然還是有，不過相對於十年前的無奈，現在傳播學院這些人又多了堅持，因為大家信奉「服務」的信念。

新聞記者的筆即使如刀，字字會傷人，但是操縱那隻筆的何止記者一人？新聞界的朋友深知壓力來自何方，要反抗壓力，也絕不是一時間一個人可以做到的，更重要的是要具備反省自習能力，才會去堅持，不斷堅持自然就會有自主的力量。

所有的堅持力量必須來自知識。在南部，尋求知識的管道在那裏？高雄傳播學院的低調作為，至少告訴大家：新聞界自己就可以創造自己的機會，專業自主是可能也必要的。

一年多來，很多記者問，學院下次要開什麼課？季刊下一期要寫什麼？這是很讓人安慰的事。

為什麼學院不用公約來尋求專業自主？這樣不更能表現堅持的立場？

一個新的組織最重要的是多找朋友，不要製造敵人。新聞界就那麼多人，朋友越來越多，敵人自然越來越少，到時候就算沒有公約，精神仍會出來。

與其他社團一樣，高雄傳播學院碰到的問題，也是人與錢。

傳播學院的成員本身都有工作，而辦每一個活動鉅細靡遺，需要人力。學院雖然以全部新聞界為對象，任何記者朋友都能參與，但大部份工作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，因此工作效率自然不會好，經常空有計劃，難以執行。

其次是經費。高雄傳播學院目前經費大部份來自學院主要成員捐獻，小部份，則與公私機構合作辦理活動來貼補有限的活動收入。又由於學院成員都具有記者身份，在尋求經費補助時，會很慎重，更談不上募款了。早些時學院曾有成立基金會構想，也就遙不可期了。

總的來說，高雄傳播學院堅持走下去的理想，是透過同業彼此切磋與激勵，來提高專業與自主，是另一種邁向內部新聞自由的途徑，由新聞從業人員自覺做起，毋需外求。只有這樣，新聞事業才不負於「公眾的信託」。